

「聯校消滅校園欺凌活動」徵文比賽 初中組金獎

《百花爭艷》

3A 陳文俊

那是一棵樸素的幼苗，從萌芽那天起便注定日後的不易。上天針對她，大家都針對她，旁的大樹仗著身高，向矮小的她伸出枝葉，成片的樹影把她壓制在看不見陽光的角落。

「你真可憐，調位後『公主病』竟是你的鄰桌。」好朋友拍著我肩膀說，眼睛正正在瞥著那位被稱「公主病」的同學。

「我看她平日不怎麼說話，除了樣子不太討好外，應該不會影響我吧。」愚昧的童言未經思考便吐出，但原來樣子的美醜真的會帶來影響，只是被影響的是身旁的「我們」。

「上次她撞到我椅子，又不說對不起。又一次她越過桌子的界，明顯是故意吧。再上次她……」好朋友拼命地把「公主病」的所有缺點從口中傾瀉而出，好像在解釋什麼。

接著另一位朋友走過來跟我說了類似的話。聽著聽著，她或許真的是麻煩的來源……

那年是踏入中學的第一年，調位發生在三月份，是踏入中學的第一個春天。萬物萌發，百花爭艷的季節。學校也是一個爭艷的地方，卻不分春夏秋冬，爭鬥往往伴隨傷害而來。同學們成群結黨，互有排擠。不幸的，「公主病」被各派系一致地拒諸門外。我沒有很討厭她，卻要表現得很討厭她。

我仔細地打量她。眼睛很細很細，如芝麻，鼻上長滿紅豆，泛著油光，下巴上方掛著兩排臘腸，這樣的菜餚實在令人難以下嚥！

調位那天她弄傷了腳，血從膝蓋往下滴，染紅了襪子。樹影蓋著跌倒的她，四周只有圍觀的視線，沒有人伸出手、遞上紙巾，或吐出關懷的問候，只有嘲笑：「經血流這麼厲害嗎？哈哈！」眯縫的眼睛帶著血筋，不停眨動，看似不讓淚水墜落，又似控訴陽光為何不照在她那邊，站在外圍的我看著張合的嘴，厚重嘴唇吐出的哽咽似在我耳邊呼著氣。

我相信我們不會有旁的交集，直至某天……

「你的橡皮擦過了我的桌子呀！」我指著她大罵，這是我對她說的第一句話。

她低頭淡淡地吐出一句：「對不起」，便默默拾回了橡皮擦，原來她也會出聲回應別人。

結果一會兒，數學突擊測驗，要畫折線圖時才驚覺橡皮擦弄掉了。糟糕了，難道八分要丟了嗎？目光看到剛剛那顆越界的橡皮擦，嚥了一啖口水，低聲問：「你有沒有多一顆橡皮擦可以借給我？」她面有難色說：「沒有……」正當我焦頭爛額之際，她竟把手中的橡皮擦撕開了兩半，低著頭慢慢遞過來，這顆剛剛被我大罵的橡皮擦救回了我的八分。下課後，我看著桌上的橡皮擦，把它推回界線以外，低聲說了句：「謝謝。」她繼續低著頭：「你留著吧，下一課可能還用得著。」

子曰：「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小人反是。」

艷麗的花得人喜愛，但不起眼的小草也請抬起頭來吧。